

居 梅

業 峯

語 錄

(一) 錄



國朝

志

卷

一



梅

峯

語

錄

趙仲全 著

中華書局

此據涇川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梅峯語錄卷上

梅峯趙仲全著

心有所得，不筆之於書，或有時而忘。一記於書，時常目之。又有溫故知新之妙，總之皆糟粕也。姑筆之云耳。

理氣可言隱顯，不可言有無，可言聚爲有象，散入無形，不可言自無而有，自有而無，無形者，特無形象耳。仍有理氣在，如人物死，草木枯，氣魂升於太虛，形魄化爲土灰，何嘗盡無，無則并理氣而無之矣。此所以不可言無有象者，其理卽隱於象中，故不可以言有。若言自無生有，自有生無，亦不可。無理氣，安得化生而有有理氣，安盡滅息而無。

言性則氣在其中，言氣則理在其中，理是氣之性，氣是理之形，形性原是一物，安得謂理先於氣。但言理氣則先理而後氣，以理爲氣之主宰故也。如有天卽有天之性，有地卽有地之性，有人卽有人之性，鳥有二鳥有先後。

神者理氣之精靈，化者理氣之才能，神屬理而運氣，化屬氣而達神，神以運化，化之機也，化以達神，神之顯也。神者化之隱微，化者神之發見，神則易知，無在而無乎不在，化以簡能，無爲而無乎不爲。

神化無物不有，無時不在，能生成天地萬物而無窮者，太極之神化也。能生成人物而無窮者，天地之神

化也。能生成子女而無窮者，人之神化也。能生成牝牡而無窮者，萬物之神化也。合而言之，皆太極之神化也。

張子言心統性情，誠哉是言也。性者心之靜，情者心之動。性者吾心萬理之歸藏，情者吾心一理之感通。子思言中和，朱子言虛靈，皆性情之謂。其實一物而已。性能包括天地古今，萬理無不具，情則隨感而通。性中一端之發見也。

人心一血氣軀耳。其中神明識藏得許多事物道理。天地大物也。其中造化許多物類。豈無神明運於其間哉。觀夫風雲雷雨之變化，或久或暫，或大或小，孰使之然。此可以見天地之神明矣。火無所不入，無所不化，而不可留。水有所入，有所不入，能化柔而不能化剛。留之則留，可見陽剛君子能化物而不制於物。陰柔小人能誘物而常制於物。

理者數之統體，數者理之散殊。理易知而難究，數難窮而易盡。學者所以不能入道，只爲不曾見得天人相與之理。理欲大小之分，如見得，則必不徇欲以滅理，便能入道。

人能知天所以生我於世而靈萬物者何爲哉。蓋欲我體天之心，贊天之化，而生天下萬民萬物耳。知此則不敢不盡天道矣。知天之所以生人，知人之所以成性，知性之所以有道，則必以斯道爲己任，以斯道爲己任，則必以道御情，以道制欲，而邪慝不作矣。此之謂真知。

學者必立志，然後能體道。苟一念放弛，舊私舊習又竊發矣。當時時惺惺，提省此志，須臾無忘，然後可以入道。

學至於知禮義者，孰不知道之當體。至於真體道時，便牽於欲，紐於習，遂擺脫不開，還是如舊。此只爲欲習纏縛了。若奮然振發，就如一步跨過門限一般，何難之有。此學道者所以貴勇。

一持敬，便防多少放逸邪僻。求道者能持敬，便是真做工夫。此敬也無小大，無隱顯，無久暫，無時不在。苟一念間斷，則粗疎邪僻之私乘之，可不慎哉。

堯之欽明，舜之溫恭，禹之祗台，湯之聖敬，日躋，文之緝熙，敬止。武之以敬勝怠。孔子曰：脩己以敬。又曰：敬以直內。程子內主於敬，橫渠以禮爲先。朱子居敬爲本。古之聖賢，何一人能離此敬哉。先正曰：敬也者，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。

二程學以誠爲本，得周子之心法。

誠敬一也。程子曰：誠然後能敬，未能誠時，卻須敬而後能誠。

伊川曰：明道內主於敬，而行之以恕。

程子曰：學者須恭敬，但不可拘迫。

程子教人格物致知，爲進學之門，誠意正心，爲入德之方。

敬義不可斯須去身。敬則持身有根本，義則處事有權衡。由是德日新，道日充，而聖域無難入矣。

劉子輩語朱子以易之道不遠復。朱子佩服終身。

延平教朱子於日用間着實做工夫理會。以後朱子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。朱子工夫皆就裏而體認。莫謂愿憲克伐怨欲不行爲輕。此雖未至於純。是亦爲仁的工夫。如今學者何曾這等用力。

君子主敬有四要。慎獨、慎言、慎行、慎交。四慎得而敬過半矣。

知非莫如執禮。執禮莫如主敬。主敬莫如窮理。窮理莫如知內外貴賤輕重之分。

學敬只在循天理。

人能於非理的念頭。卽止之而不行。就是克己復禮的工夫。孔子告顏子以四勿。正此心也。

己私之害。不待著於行也。但私念一動。遂戕心德。甚哉念之不可不慎也。

君子愛善如甘飴。畏不善如吐飴。遠刑如遠虎。遠利如遠脂。

慎言謹獨。無責妄人。無論惡人是君子。切要工夫。

克己無別法。主於善則己自克。主於善者。非識大小貴賤內外之分者不能。故孟子曰。先立其大者。則其

小者不能奪也。又曰。無以小害大。無以賤害貴。程子曰。內重而見外之輕。

心無二用。惟敬則惰慢邪慝自消。

窮理則心明。居敬則心靜。心明而靜。何動不滅。

見大者超俗。心公者愛人。

夫子言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朱程言主敬窮理，只爲學者立操心處事之法。若聖人則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，無往非敬，無往非義。

爲善以求名者，其善皆僞。爲善以盡性者，其善斯誠。自稱己善者，實無善。自稱己過者，實無過。專治己而不責人者，己必成。惟務實而不務名者，名必立。

克己只在一念初動時，卽克之，爲甚易。苟縱其動於氣體，則克之甚難矣。然所謂克者，以理勝之也，非徒制止之謂也。

聖人無意，故自無必無固無我。所以一私不累，天理渾然。若常人有不善者，只是起於意，遂流於固我。顏子不遠復，纔覺有意，卽克去之。何至有必固我之時？自顏子以下，或意必而悔者亦難，或固我而悔者尤難。此所以不可入聖。

人心私欲，不但貪嗜聲色臭味，富貴功名，凡喜怒哀樂，視聽言動，不得其正者，皆是。

心無主者，爲善泛而無要，其弊必暫而不常。主於一端者，狹而不全，其弊必窒而不通。是以心貴有主。又曰：善無常主，協於克一。

人之縱欲不返者，只因心逐了欲去。若心主於善，欲自不萌矣。何畏欲之難勝？孔子曰：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

夫子教人，先攻其病，方能入善。如子路問君子，則告以脩己以敬。司馬牛問君子，則告以不憂不懼。子貢

問君子則告以先行其言。皆各因其病也。信夫聖人之道。一本而萬殊。學者之學。萬殊而一本。學者苟知向道。卽宜執禮。蓋一執禮。自然防閑許多非僻之私。而學斯可進。道斯可造矣。

聖人教人只是爲仁。以仁統四德。能仁則禮義智在其中矣。但學者爲仁。各有根器淺深。各有氣質病痛。如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。仲弓則告以主敬行恕。是就其淺深處進之。司馬牛則告以訥言。子貢則告以事賢友仁。樊遲則告以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子張則告以恭寬信敏惠。是就其病痛處藥之。今爲仁者。亦先自反其有何氣質。是何根器。充其德。攻其病。何仁之不可爲。

賢者之心。天理未純。不能從心不踰。故其應酬。必事事物物上去思勉而後得。此由萬殊而求一本。進德之事也。聖人之心。天理純全。無一毫駁雜。天理流行。無一息間斷。總之一而已。故其應事接物之際。若大若小。無終無始。一以貫之。以一本而應萬殊。成德之事也。

書曰。惟精惟一。周子曰。聖學一爲要。程子曰。敬者主一無適之謂。此是學者勉強持守功夫。夫子吾道一以貫之。此自聖人自然應用功夫。主一熟則一貫通矣。

夫子曰。吾道一以貫之。一貫發於夫子。非始於夫子也。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。則必有所以爲陰陽者。伏羲已神會於河圖五十之中矣。堯舜曰。惟精惟一。伊尹曰。德惟一而一之說始顯。一者在造化爲太極。在人心爲至誠。不二之實理。夫子神會此。一故曰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又告哀公曰。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曾子曰。忠恕而已矣。正悟此一者也。世儒訓註。而曰一理一本。一致一心。支離甚矣。

心貴有所主。心主於理。則氣自聽命。欲何自而生。眞知善爲己有。篤志而力行者。則外物不能動矣。

或謂克己甚難。只是志不立。且如仙家志在長生。遂能卻欲。安有志篤道義而欲得搖之乎。欲搖之者。必其志未篤者也。

詩曰。思無邪。是克己工夫。學者克己。必先思主善。主善則無邪。無邪則自能黜欲。

獨知之地。一有喜怒哀樂。及於外者。皆是將迎之私。惟喜其得道。憂其失道者。此正慎獨之功。

或謂坐忘亦可克己復禮。予以爲不可。蓋以理勝欲。久之自然忘欲。此忘方好。若着意忘之。卽是強制。欲根未去。有時竊發矣。何能忘。惟主善則欲自退聽。故明道曰。坐忘卽坐馳。有忘之心。卽思也。伊川曰。要息思慮。便是不息思慮。

學者於己私一念動發時。纔知之。卽遏絕之。是謂無心之過。若猶縱而行之。私雖小。亦是有心爲惡。仁本天理渾然。流行無間。一念之過。卽間斷矣。況有心爲惡。尙爲仁乎。縱能改之。亦是頻復之客。

主靜之學。不可用心去收放心。惟以天理存心。心自然靜矣。若一心虜放。又一心去收。何等擾亂。

獨者。吾心獨知之地也。故君子慎獨之功。不但暗室屋漏。閑居隱微。人所不聞不見。能致其慎己也。必至於晦息夢寐之際。無所不慎。所謂之慎獨。是故夢遺金而心不肯取。夢孤弱而心不肯欺。夢侮毀而心不忿怒。夢富貴而心不喜幸。夢貧賤而心不怨尤。夢患難而心不震懼。斯可謂能慎獨也。及其至。則并富貴

憂患等境俱不入於夢矣。故曰至人無夢。慎獨之至也。

人幽獨萌不善之念。獨覺之而獨羞者。可以無惡矣。人於幽居之地。每欺天而爲不善之事。及至顯設。又畏人知。噫。天人一也。天之大人於人甚矣。既知畏人。曷不畏天。既畏天。自無畏人之事矣。

薛文清言人之睡亦不可不謹。此誠得慎獨之法。於睡亦謹。則無所不謹矣。孔子寢不尸。可見予自壯年。雖盛暑獨寢。恥自見其赤體。必援衾蓋之。此亦自然羞惡之心。見於寢處者也。卽此一端。其餘可自勉矣。

趙抃事必告天。亦足爲正心之一助。然能行於告之所及。而不能行於告之所不及。不若告吾心之天。雖造次顛沛。不離於正。

陸子靜夢寐卽白晝之爲。屋漏卽康衢之見。誠可謂慎獨之至。

君子畏小兒如長者。敬妻子如嚴師。事君上如父母。愛奴僕如兒女。是天理人情。合當如此。特書之以自警。

大學言致知爲夢覺關。誠意爲人鬼關。齊家爲物我關。愚謂必知天命人性之故。方能過夢覺關。必知理欲內外大小貴賤之故。方能過人鬼關。必知乾父坤母。民胞物與之故。方能過物我關。

一主善則惡念卽息。一主敬則怠念卽息。善以存性。敬以防非。存存不已。惺惺不昧。天理純矣。體道不可求人知。一求人知。便不是道。道率吾性。何必人知。

人之神卽心。人之化卽事。神屬天。一覺卽動而無息。化屬地。萬變實靜而有常。

人欲克己。不若心主於善。心一主善。自然理能勝欲。而已私不生。間或一生。亦易克之。若心不主善。而每事克之。則克得此一件。他一件又來了。今日克得。明日又來了。如何克得盡。故曰。惟主善。則自然克己。心之有善。如石之有火。觸之卽見。心之有不善。如鏡之有塵。拂之則明。蓋善本有不善本無也。爲善者必悟得善爲吾性固有。而後爲之斯誠。不則非有所畏。必有所利也。

知內重而外輕。道大而物小。皆可與克己矣。

聞夫子君子上達。小人下達之語。則克己復禮。不可不勇矣。

循理則進於聖賢。縱欲則入於禽獸。可不畏哉。

人能好學爲善。則與聖賢同歸。如狗聲色臭味。富貴利達。則與草木同腐。禽獸同行而已。可不畏哉。人情常食膏粱。則愈慕膏粱。久不食之。則不知膏粱之爲美矣。常近女色。則愈慕女色。久不近之。則不知女色之爲快矣。故君子知欲不可縱。愈縱則愈熾。惟克己而久焉。自然不知欲之爲樂。

程子曰。心有所主。則能不動矣。此聖賢實做工夫根本法則也。且如今人爲一小藝。必須心主於此。藝方纔得精。若心無主。則做東做西。其藝廢矣。爲學者若心無所主。則或得或失。東來西去。何有定時。如何入道。惟有主則志專而不分。守定而不易。猶不可進道者。未之有也。然則何所主。書曰。主善。程子曰。主敬。孔子曰。主忠信。周子曰。主靜。皆一理也。故書曰。人無常師。主善惟師。善無常主。協於克一。克一者敬也。

或問靜時此心似有得處。至臨事應變時。或又錯了。何如。答曰。只是此心無主。其得亦非真得。故方其得時。即是失之根。若是真得。則貫動靜。合始終。那有差錯的時節。

聖人之學。以敬爲要者。何哉。蓋敬乃持守身心事業之本。一敬既立。則內而志意精明。而非僻慢易之心不生。外而防閑縝密。而非僻惰慢之私不作。心身事業皆得其理。此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道也。

程子曰。居敬窮理。薛敬軒曰。居敬有力。則窮理益精。窮理有得。則居敬愈固。胡敬齋曰。涵養既至。則天理自明。窮理既精。則本心愈安。又曰。敬則心地嚴肅。精神自重。理易明。又曰。窮理須得心專。一方有細密功夫。方見得透徹。又曰。未窮理時。固當主敬以立其本。窮得此理。須敬以存之。方不失。或問存養在致知前。致知後乎。胡子曰。未知之前。非存養則心昏亂。義理之本源已喪。何以能致知。既知之後。非存養則放逸。憍惰。天理隨失。何以保其所知。先儒言未知之前。非敬無以知。既知之後。非敬無以守。又曰。敬也者。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又問存養屬知屬行。曰。存養乃知之本。行之事。此未行之行也。觀諸儒所言。可以知聖學之功矣。

程朱言學。居敬窮理。反躬克己。誠得其全者也。自程朱以下。言學者各據所見。未免有一偏之弊。予嘗會通而爲之說曰。志道居敬。以立根本。格物窮理。以致良知。集義養氣。以圖實踐。勿忘勿助。以俟化機。

象山陽明。礙了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。故以誠意爲要。而以格物致知皆誠意之功。自予觀之。大學之道。其綱曰明明德。其目曰格物致知。誠意正心。看來明明德卽子思所謂尊德性也。格物致知誠意正

心卽子思所謂道問學也。致廣大四句皆道問學事也。道問學乃尊德性之功。格致誠正乃明明德之目。聖賢之言自並行而不悖。後人執此遺彼。所以言論不合而起爭辨耳。

門人嚴松問於陸子靜曰。智聖雖無優劣。卻有先後。畢竟致知在先。力行在後。子靜答曰。是王陽明答徐愛曰。知行原是合一。知是行的主意。行是知的工夫。此二說若不同。而實是一致。子靜之意。就學者用功言。不能無先後。陽明之意。就知行本體言。原是合一。二先生之言。互相發明。大抵天下無二理。豈惟知行特用功處不能無先後。若岐而二。則人便有知而不行。行而不知者矣。陽明所以必合而一之。使人知合一之功也。

天地以生物爲心。人得之而爲此心。好生之德。故人能好生。斯可謂之人。不好生者。已無生道。又何以謂之人。

識見既超凡庸。則所行卽莫與凡庸同。不則還是無識。與凡庸一般。

甚矣過之難寡也。予嘗以晝之過言過行。至夜睡間悔之不已。至於臥不安寢。及至明日。又不免無心失。然後知顏子不二過。眞爲不遠之復。眞爲上智之資。

君子學與教。只是天理盡之矣。天理者何。父慈子孝。兄友弟恭。夫義妻順。君禮臣忠。與夫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是也。數者有一毫不盡。是無天理也。盡之而或欺僞。是無天理也。

人說心難制。心實不難制。心雖出入無常。然實虛靈明覺。欲念一萌。輒以理自喻。則念卽自止。念止則百

骸四體。俱不敢亂動。此之謂以理勝氣。

玉不遇砥礪。不可以成器。人不遇困窮到辱。不可以成德。

無恥則不立志。學要立志則用心。用心則業精。業精則事成。

興於詩。卽志於道。立於禮。卽據於德。依於仁。成於樂。卽游於藝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卽興詩志道也。三十而立。卽立禮據德也。不惑。知命。依仁也。耳順。不踰矩。卽游藝成樂也。聖學一而已。豈有二哉。

興於詩。入門也。而望見之。立於禮。升堂也。而實踐之。成於樂。入室也。而安處之。興於詩不難。立於禮爲難。立於禮不難。成於樂爲難。三者又必以居敬爲本。

知心爲內。爲大。爲貴。則不可以外害內。小害大。賤害貴。

人心之德。動於仁。彰於禮。正於義。藏於智。君子之學。明於智。發於仁。立於禮。成於義。

君子之養心也。致知以明之。主敬以持之。無欲以養之。隨宜以通之。思誠以實之。由五性之用。復五性之體。而本心在是矣。

仁之過者必姑息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侮。義之過者必慘刻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怨。禮之過者必足恭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辱。智之過者必伺察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詐。信之過者必固執。而其弊至於受人之欺。凡義利之辨。要極精微。如己之所當取當受者。義也。若先有心於必取必受。是亦利矣。如己之所當辭當予者。義也。若先有心於必辭必予。此則無害於義矣。然亦未免執着。惟聖人則物來順應。

仁以愛之。義以惡之。二者勢相反而實相須者也。蓋仁有餘而義不足。其失姑息。義有餘而仁不足。其失殘忍。然則仁之太過。即義之不及。仁之不及。即義之太過。今而後知仁義之不可偏廢也。不幸而失中。仁可過也。義不可過也。

知天之所以生物。知心之所以愛物。則爲仁之功。不容已矣。

聖人之心。至明無不照。至公無不容。如天地日月然。如仲尼之道大矣。其視天下古今之小善。若皆不足取者。而且汲汲焉於管仲則與其仁。於晏平仲則與其敬。於寧武子則與其愚。於史魚則與其直。於虞人則與其志勇。於蘧伯玉則與其君子。於子產則與其有君子之道。夫豈己之不足而有慕於人哉。其舍己從人。樂取諸人之公心。自有不容已耳。此聖人所以爲大也。

博施濟衆。堯舜其猶病諸。此自夫人觀堯舜則然。若堯舜自視之心。則必求博濟而後已。此孔子徹環天下。伊尹一夫不獲。時予之辜之心也。故曰。先聖後聖。其揆一也。

教人者不必立異。學道者亦不必立異。即衆人之所固有而常言者。以發明之道。卽在是。而人亦易知矣。今天下無賢愚貴賤。莫不知有天理。或譽之曰有。天理則欣然喜。或冒之曰沒。天理則拂然怒。何者。天理人心所同有。而人心所易知。易能者也。感之卽通。導之卽從。以此爲教。何教不行。以此爲學。何學不成。蓋理者天之所以爲天也。出於天謂之命。賦於人謂之心。存諸心謂之性。感於性謂之情。行諸日用謂之道。體諸身謂之事。達諸治謂之法。制造化者天理之闢闔。鬼神者天理之神化。良知者天理之萌動。良能者